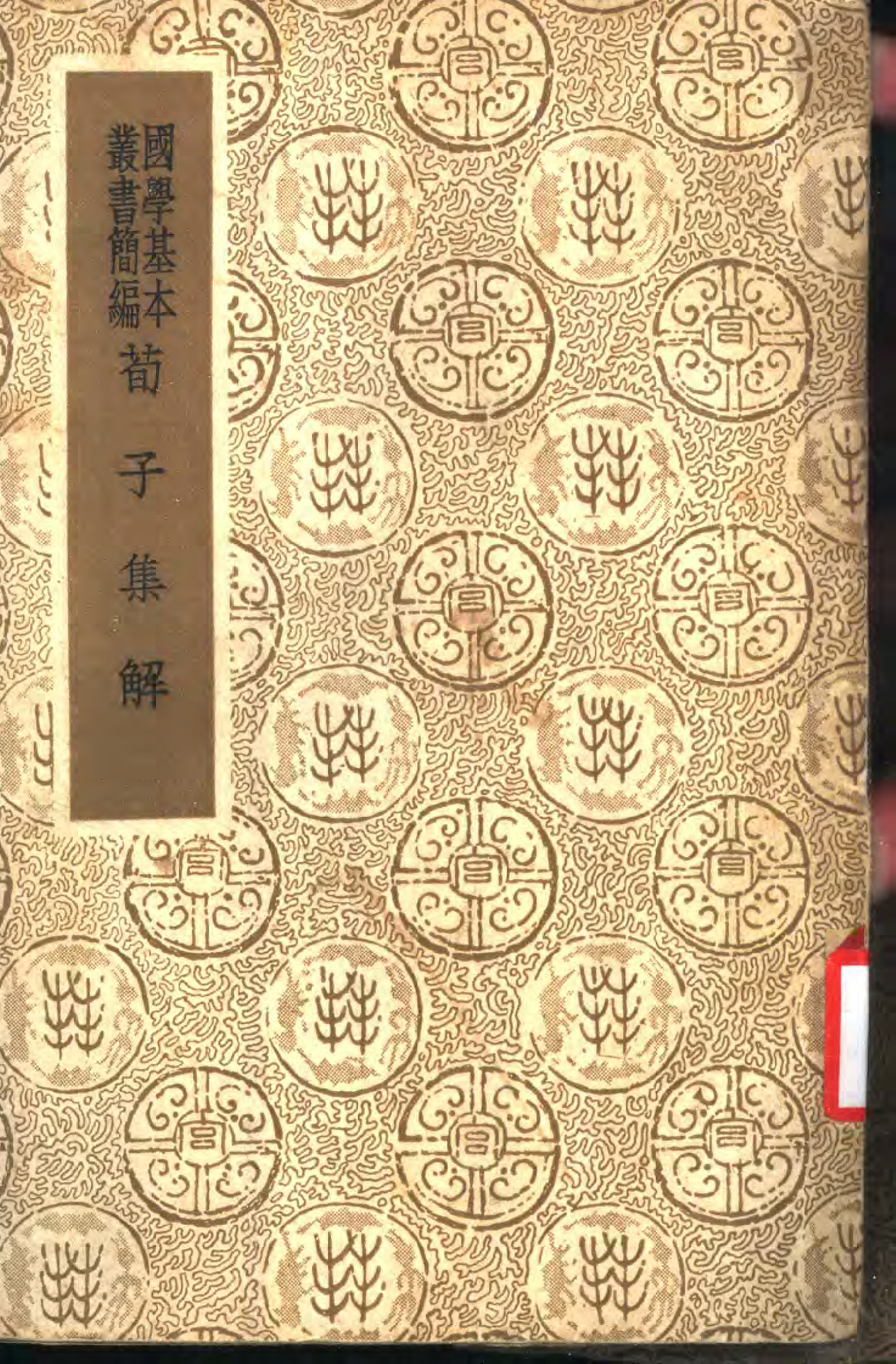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荀子集解





荀子集解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解之一曲一端之曲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疑相之子臣有疑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也

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疑兩焉疑焉惑也

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皆作惑元刻曰宋本或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妨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遠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邾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積其所私以觀

懿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積其所私以觀

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如於異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並馳治

既私其所習妨經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也不輟雖或作離邾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論與治

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也不輟雖或作離邾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論與治

說見淮南天文篇說雖相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

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形矣。況乎役心於異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尚且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揚曲言之說非是。德道之人。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一刺上九君子得與。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故可哀也。

故為蔽。數為蔽之端也。○謝本從虛。校作數。為蔽。廣文昭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辭甚矣。元一數之作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下文作胡不察。向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向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臨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故為蔽。猶云胡不察。向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為胡。俞說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共

也。所好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郝懿行曰：斯觀無考。楚語云：啓有而不知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五觀謂之姦。斯觀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桀使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買侍中云：有施喜姓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子。善走者。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買侍中云：有蘇已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上事任也。非或為諱。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兩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壽縣。

當是誤以濤為兩傳寫又誤為亭濤音濤○王念孫曰案作兩山者是也兩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  
 覽皇歷陽之山一紀正義引城為今曰湯放桀於歷山○歷湖即淮南叔浮江奔所謂歷陽之山而死夕反所  
 湖者也○歷山即兩山也○史記正義引城為今曰湯放桀於歷山○歷湖即淮南叔浮江奔所謂歷陽之山而死夕反所  
 蓋許注也○歷山即兩山也○史記正義引城為今曰湯放桀於歷山○歷湖即淮南叔浮江奔所謂歷陽之山而死夕反所  
 之誤非也○歷山即兩山也○史記正義引城為今曰湯放桀於歷山○歷湖即淮南叔浮江奔所謂歷陽之山而死夕反所  
 在濤縣也○且濤江有濤縣而無濤山今以兩山紂縣於赤旃○史記武王所傳聞異也○太白身不先知人又  
 為濤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  
 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  
 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盧文弨曰案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  
 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謂鳳也○鳳時鳳集於阿閣言  
 為韻說文鳳從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為鳳有鳳有凰為韻也○鳳  
 雅大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為鳳有鳳有凰為韻也○鳳  
 後羽族不知古音而改有鳳有凰為韻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為鳳有鳳有凰為韻也○鳳  
 方為韻而失其韻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皇與右為韻而通本父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視兄弟與姑  
 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莊子秋水篇無四無東與通本父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視兄弟與姑  
 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莊子秋水篇無四無東與通本父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視兄弟與姑

外有廩倉與享為類而令昔人臣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唐軼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本唐倉廩皆其類也而令昔人臣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唐軼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問唐軼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為脫王欲軍臣之長也若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矣宋從之○虛文昭曰宋本此注多脫字欲軍事一時正呂氏之淫辭亦載此唐軼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戴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齊數夜有乘轎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轎車也韓子曰戴驪為宋太宰夜使人曰齊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為唐軼所逐奔齊而與李史史受簡又戴驪謂前一段見內諸說上宋人爭事相害享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軼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內奚齊蔽於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享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軼所逐也或說似牽合內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軼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襄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虛文昭曰宋本上下韻叶王念孫曰虛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與持周公而言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承上文文名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與作疆乃涉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並作名勉之疆之其福必長先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言必勉疆謙案謝本從虛校作疆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勉之疆之其福必長先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言必勉疆於知賢輔賢然後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爭位也○俞越曰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福長也輔賢然後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爭位也○俞越曰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極言榮紉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君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軼奚齊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君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下乃極言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君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下乃極言

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殆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孟嘗讀為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為萌衣孟諸之為明都孟津之為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明古音用吾道翟度身而衣侯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實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國謂之實萌不可不列故曰亂家之蔽上舉兩入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實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包下諸子而曰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蔽又曰實萌之蔽則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實萌之稱它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說歷無毛而不知力股無書等級之字又段孟為萌適與周實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說歷無毛而不知力股無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之名也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之名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知賢而不知法失之不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之名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待賢而不知法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之名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惠子之名也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為道所以為蔽也揚失其詞由俗謂之道盡賺矣俗當為欲賺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矣元刻兩矣字俱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術數也○虛文昭曰盡用矣盡賺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術數也○虛文昭曰盡用矣盡賺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任其自然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味况大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道乎

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郝懿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禮樂，成積習義注非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言其所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習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考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為春秋，一而二，所以得周之治道，不可以學而用之。是一匹夫而有天子之道，其不蔽於成積也。聖人之道，由積而成，積而二，所以得周之治道，不可以學不蔽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積而二，所以得周之治道，不可以學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為舊習，誤甚。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何謂衡？曰道。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人心雖恣，而肯守其不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專以自禁其合意者，以不合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知字衍下文云。俞樾曰：可道之心，取人則不合於道人，而不知合於不道人，亦無知字。明矣。文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相對待，心不合，則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文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道人，亂之本也。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虛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論道，正所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論道，人退而道之，君非之上，亂家之非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必有亂之本也。故夫何以知，問何道，則將與道人論道人，必至如賢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同當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能智不知此兩知字，與知字之知不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

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奉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而肯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  
 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懲姦去惡○虛文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王念孫曰虛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  
 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  
 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見何患不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  
 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  
 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心未  
 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未嘗不也藏然有所謂慮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  
 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滅也爲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  
 滅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慮校作已所滅虛文曰已所滅元刻作所已  
 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滅與所將受對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  
 字正釋所已滅三字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滅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  
 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  
 也○先謙案夫病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使役也言人心有所  
 荷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先謙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思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靜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靜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  
 滯於偏見曲說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  
 則是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







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其語。其情之至也。不貳。元刻作精。是也。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盧文弨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失其語。其情之至也。不貳。元刻作精。是也。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盧文弨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通之證。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也。卷耳。俗本依廣雅。虛文。采耳。注卷耳。卷耳。宋本元刻皆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不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則愈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蓋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稱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而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弨曰。案此句當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屬。今本奪非物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君子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遠矣。其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屬。



也○盧文弨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詆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兼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兼治也

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

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也一謂心一

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

雖榮而未嘗言舜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

之榮好而未嘗言舜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明榮之治在精一於道經蓋有道之經也○郝懿行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成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

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郝懿行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成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

竟授舜舜授禹之中一語為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

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向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

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共知也

各節若相連矣楊注謂危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

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入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

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欲安榮而惡危辱則危辱之解矣

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故

可謂危矣宋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也沈泥則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

人心譬如髮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也沈泥則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

字○行曰鬢古止作須今俗作鬢理上當脫膚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

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鬢水見鬢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



物莫之傾。清謂冲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者此  
 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虛文。昭曰。庶理宋本作。廩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  
 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虛文昭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著古者。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  
 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僅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僅舜之共工  
 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僅游。雖  
 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僅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已。有車服。故謂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亦改制耳。世本云。相  
 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  
 音乘。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虛文昭曰。呂氏春秋。勿躬。篤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  
 持疑。持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  
 雅釋蟲。諸感。奚相。釋文。相舍人。本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  
 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  
 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會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  
 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潛。故  
 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虛文昭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不潛。故  
 亂之乎。苟義當然。注似失之。○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敏。空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  
 耳。喻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而己。且其下文曰。敏之欲接。其思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  
 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重言。隨曲。射。匿。五十卷。射。疑。即射  
 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隨曲。射。匿。五十卷。射。疑。即射  
 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將以覽鳥。則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  
 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鳥。則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

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耳日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蝨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而遠蚊蝨之聲也非真按弓而射之也精誠也關屏除也言閑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閑居靜思則通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也有一子蓋有若也燂灼也惡其寢臥而燂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諛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燂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燂掌乎○郡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蝨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先謙案楊郡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關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蝨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郡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諺當作關耳目之欲而遠蚊蝨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謂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蓋薰曰下兩言何而道蚊蝨之聲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彌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燂掌則及身矣蚊蝨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此段文字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此承上般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夫微者至人也如舞者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也楊郡說並非夫微者至人也如舞者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透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者也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也無強謂全無遠理強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危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郡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思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郡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俞越曰上文見疑石以為伏虎也伏與疑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鬼也。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步之澮也。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閨特立之宮中之門謂之闌其小者謂之閨闈為宮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為。嗶嗶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嗶嗶喧聲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也水動而景搖。人不可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可以定有無。用精惑也。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猶慎墨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於宕山餌尤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印與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奔去也失氣謂因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

念孫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此人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則必有蔽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痹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為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與擊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痹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瘳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擬。○郝懿行曰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泱萬物。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為擬。非是。○俞樾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泱萬物之變也。詩之變。與患者若一。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俞樾曰已。遠棄族親也。傳箋。並訓終為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學。而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老身長子。謙案荀書以挾代泱。此亦當為挾。作泱者。後人所改。○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患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老身長子。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校重一類字。盛文。詔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









君子邈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讓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明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驚言文王之德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以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曰命物之名方黑白黑是也○虛文弔曰舉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謂有倫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之名直謂之禮經曰文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曲期謂委曲會物之名者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

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稱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改作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不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儷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

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 此生字與上生之不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儷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

之而誤注人之性當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  
 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  
 可而後行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書多以偽為偽楊注訓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  
 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書多以偽為偽楊注訓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  
 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禮  
 此等義而為謂之行與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禮  
 論等篇偽即今為字故曰榮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  
 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嘗之者衆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譌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  
 事利則謂之事業正義而為謂之行荀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越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  
 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荀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越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於物也○虛文昭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  
 智耳下能字亦不可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  
 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謂之能同○虛文昭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  
 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行曰案楊注能耐古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郝懿  
 為能下為耐強生分別即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通必皆作知如偽為之例也若依楊注則  
 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並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字通也此蓋楊注  
 且以荷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鄭意亦不以為定論也  
 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所選謂之命命者詳天論篇是  
 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性傷謂之病傷於其所節謂之命命然也○先謙案所選謂之命命者詳天論篇是  
 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如性傷謂之病傷於其所節謂之命命然也○先謙案所選謂之命命者詳天論篇是  
 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業定故王者之  
 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故



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大  
是討鄧析而懲之民乃服是非乃定者其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為非鄭國大亂民日譁譁子產患之於  
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也○虛文召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  
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即其謚先謙案為與為同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名惡  
則易使易使則公○顧千里曰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為證下文則其述長矣述其民莫敢託為  
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述王者與今本同蓋皆誤其民莫敢託為  
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講嚴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  
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  
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  
未晰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  
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  
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虛校作有同異  
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宋與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異形離心  
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文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所異形離心  
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互紐紛結難知也○  
知物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結之意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紛結難知也○  
郝懿行曰玄即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消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上文所謂名  
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消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上文所謂名  
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紐句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  
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亂此所以有名也

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上

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

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曰緣天官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

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大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

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

書約之謂約名。猶音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

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實名。又其一證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

之而制名。○王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聲。音。清。濁。調。竿。奇。聲。以。耳。異。

清濁宮徵之屬。調竿。謂調和笙竿之聲也。笙。類所以導眾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竿者。或曰。竿。八

音之首。故黃帝使洽倫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

楊之異者也。○盧文昭曰。調竿二字。上下必有說。誤不必從。為之辭。俞樾曰。笙竿之聲。而弇言竿。義不可通。

笑與談笑。文異而讀同。玉篇廣韻。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竿。形。似。因。已。談。笑。而。道。之。調

竿。當。為。調。節。竹。節。皆。從。竹。故。節。誤。為。竿。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品。節。斯。疏。

節。制。斷。也。調。節。為。制。也。調。者。說。文。奇。聲。與。下。聲。奇。味。奇。臭。對。文。楊。俞。說。皆。非。斷。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

衆味之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酸。暑。過。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羶。色。而。沙。鳴。鬱。酒。未。詳

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酒當為漏。相同。酒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者。春而殺臂。獨音。螻。亦

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憤懷辛酸。氣觸鼻。酸。皆味。螻。亦。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



廣字之誤。腐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  
 曰：一滿一腐。一腐四年。今左傳作腐杜注：穢臭草也。穢腥腥漏廣並見周官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  
 禮記則酒醢必漏虛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泡之醜氣也。失之。滄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  
 異耳與濕同。輕重謂分錄與鈞石也。此皆與人形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滄如字。鉞當為鉞。博寫誤。  
 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心有徵知也。言  
 心能召萬。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知不可因耳而知聲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簿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  
 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異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  
 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可也。異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  
 是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有徵知此文云五官簿之而知不  
 之。心徵之而無說。即承此文。又有闕文。遂不可讀。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  
 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之而不知。若又無說。則人皆  
 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文而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而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皆  
 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五官者。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能  
 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正此注之誤。天論篇曰：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能  
 能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謂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然後隨而命之。既  
 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  
 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馬。黃馬之比也。○盧文昭曰。注復名。宋本作復名。案復亦與復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案復亦與復通用。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失之。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共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有。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王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雁有九雁。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為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楊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偏舉之。乃普偏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俞說是。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者。謂之不宜。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名無固實。約之以名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名必常有注矣。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達。拂。謂易曉。不待訓解者。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可別也。狀同。拂。首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



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良化爲駕之類。雖有異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二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不可不察也。而定一實之數。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不可不察也。其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聖人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云云。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嵩巖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爲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爲同異也。此文。不合同。無字。行文。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謂。楹有牛。未詳。所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

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權質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

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大夫易

一以道而不可與其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

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以達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以達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

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甲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

乃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今聖王沒天下亂。姦

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虛說。注皆作辨執。今繹謝本者。直作辨說。誤。據虞王本改正。以執。今聖王沒天下亂。姦

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

後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

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曰王業之

始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皆是也。或曰麗與麗同。配偶也。○虛文。昭曰

注麗與麗同。舊本。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皆名也。所以期累實也。名語。或曰麗與麗同。配偶也。○虛文。昭曰

脫與麗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皆名也。所以期累實也。名語。或曰麗與麗同。配偶也。○虛文。昭曰

音名者。所以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策數異實之名。以論

於使實各異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策數異實之名。以論

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為論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論動靜之道也。今本論誤作論。上論文

也。言策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論。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論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

言論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論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

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論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

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  
 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  
 所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主宰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  
 受命是主也。出令而無所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理常也。理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經  
 為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  
 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  
 辨姦獨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  
 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  
 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官人之說則取其合文。孫曰楊說實請其迂實本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  
 竄匿也。百家無所隱實皆知其姦詳也。○王念孫曰楊說實請其迂實本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  
 實也。而禮禮之質也。鄭虞注並曰實本也。○請讀為情。楊說實請其迂實本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  
 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請而情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詩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  
 楊注請當為情禮論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詩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  
 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  
 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  
 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  
 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也。○俞樾曰楊說冥窮之義甚為迂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  
 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躬是也。其證詩曰顯  
 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敬順也。叩叩志氣高朗也。禮貌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導不聘辭辨也以學  
 心聽謂悚敬而聽官人之說不爭辨也以不動乎衆人之非譽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  
 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官人之說是非也以不動乎衆人之非譽動但自正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



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爲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爲厭賦侍者。蠱媚之耳目也。○賦辭見上文。○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擊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威妖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蠱惑之蠱也。不洽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不賂貴者之權執。貴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爲和。○俞樾曰：楊說非也。吐常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譌爲敷。實從出而今譌爲資。是也。咄者誦之。假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詠之爲暗。吟之爲吟。噴之爲噴。是也。誦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誦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誦而不奪。利而不流。誦謂說不行。利謂詩曰：長夜漫兮。永思惓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此以明辨說待其正。何愛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近於人。若有統類。不虛誕也。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有統類。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初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謔謔然而沸。芴與忽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噴。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噴同。深也。謔。諸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謔。諛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於無極之地。食而無名。謂

實於立名而故知者之言也。知讀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  
 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  
 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與鬼為賊，則不可得有顛面目。覩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何人斯  
 之篤。毛云：賊，狙狐也。覩，媿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賊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媿然有面目。  
 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欲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困也。是  
 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有欲無欲，異類  
 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欲則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王念孫曰：生  
 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  
 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  
 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也。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  
 上下語氣揚曲為之說，亦非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也。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  
 在欲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也。○盧  
 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也。○盧  
 者從所可，受乎心也。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心，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  
 稱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  
 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乎天。故曰  
 所愛。○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欲，皆制節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乎天。故曰  
 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心無窮

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滿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俞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諫案此文。即以上生。死。明之。所欲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鬪。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多。無止於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虛文。昭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並作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虛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故雖爲守門。證先諫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求節欲之道。所求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而爲之也。所求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昭曰。注賤者。舊本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苦也。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作貴賤。說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苦也。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通則皆從道也。



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雖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  
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  
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  
可盡也。雖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夫所欲之不  
斯理。而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得之。離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  
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  
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爲有。故知者論道而已矣。  
小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凡人之取也。所  
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  
惡未嘗全去。皆所不滿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  
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故能遺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日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符。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一權  
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  
不與道俱。而符。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  
俱而符。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  
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  
仰。輕縣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  
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謀。因以  
也。言不知道則惑。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  
於僣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  
難道則不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以兩易一人曰無

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則無所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獨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儒術是也。

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為同例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

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嘽也。嘽，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嘽，足也。快擊反。俞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簞並言。說文：『艸部，蒲子，可以為平席。』釋名：『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並可為證。」假而得問而嘽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問，問之，以（古芎反）字之韻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問而慊之，而其不慊者仍在。」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綬，與免同。○虛文。招曰：「夫盜，元本不足者，俞樾曰：「無足，謂別者也。乘軒戴綬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跨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虛未得其義。」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役，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糲

之履而可以養體文昭曰蔬食當作蔬食。○虛屋室廬康葭臺磨尙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廬屋如廬。○爲屋室葭臺爲席皆貧賤人之居也尙机筵未詳或曰尙言尙古猶若稱尙書之尙也尙机筵實機之引筵也○王念孫曰以廬爲屋室而云屋室廬庚則文義不明且與葭臺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蓋局室之說廬康葭臺於義爲長說文局古字通○臺葭與廬葭對文則葭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卽廬也又與廬相覆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孰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孰列班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王念孫曰和當爲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知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屬入之蓋不誤本夫是之謂重己役物重己而役物自心平倫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虛文召子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指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賢乎絕欲此相合後儒專言過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潰矣

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生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  
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虛文昭  
曰嘗作惟天生聰明時久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意字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假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偽。皆謂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偽，尤其明證。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性也。順是，謂順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為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先謙其性也。順是，謂順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為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先謙字疑。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集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浮亂生而與合於文理。正和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鈞讀為下皆同。絜，括正曲木之木也。絜，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虛文。絜，皆礪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王念孫曰：廣雅：險，袤也。成相篇曰：險，破傾側。謂絜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虛文。絜，皆礪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王念孫曰：廣雅：險，袤也。成相篇曰：險，破傾側。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彈抑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曰：是不然，是不足以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言不到也。○魯曰：予沖人，不及知也。○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



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本云任猶事也。玩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楊意卻只作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顯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今人也。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聽之聰。常不離於目。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白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巳。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則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喜如聞見之。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長。讀爲穠。穠。雅釋言。穠。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穠。鄭箋曰。穠。糧也。見穠而不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而成器。埴音禮。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此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文。工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人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快，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王引之曰：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人不當有生於二字。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凡禮義起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禮義生而制法度，云：能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俞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復矣。據

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夫好利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僞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宋本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虛文召曰拂奪。必改爲拂字。拂者農器也。施者農器也。應注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拂字部。輻愠怒色也。此拂字疑輻之假音。言兄弟性則兄弟相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材而分順情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亦猶賞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因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如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僞爲性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不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僞而爲之。則悖亂在己。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似爲偏險。

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嘗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躡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自鹿野靡參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也。列子：盛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若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誹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誹之，不當讓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也。微，驗也。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佛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於人。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泊節，信也。齊策注：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

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興，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作興，案齊聖王也。興與作正相反，則作興者是從。故墮枯之生，爲柁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元刻作興，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鑿，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鑿，枯而



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起禮義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

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

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虛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用此

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雖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天非私，曾竊孝已而外衆人也。曾竊曾參，閔子至孝之行也。皆有宗之太子，皆行也。然而曾竊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

禮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揚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善禮義則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異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音。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

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

能仁義法正者。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

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

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

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

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執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

樂記注。魯語。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

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使。可以爲而不可。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

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

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三而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善而已矣。中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剖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

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雖終日講其少言則徑而省論而

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諱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論，佚猶引

少言也。○郝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曰：非

俞樾曰：楊注猶引也。然佚其大義，恐不可從。伏宜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傳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

秩而祭之，何休之曰：秩者，體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傳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

西成，更記五年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越字，皆讀作程。秩，大書與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

秩曰：稱物猶程之以繩也。是也。其言也，詔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詔行悖謂言相遠

過是過謂之悔，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虛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

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乃假借字。詩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勞魄而無用，給者疾也。給謂輕巧敏速也。

無類，首尾非屬雜能多異術也。勞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魄，即旁薄，皆謂大也。析速粹執而不急，析

文，昭曰：無尾非屬雜能多異術也。勞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魄，即旁薄，皆謂大也。析速粹執而不急，析

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執，所著論甚精執也。不急，言不急于用也。○謝本從虛校，析作

折注同。郝懿行曰：折速者，言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執，言論蒼萃而練執也。此皆以言語爭勝，故

折辭，今本注文亦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

折非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元刻作

錢本併注文改正郝說非。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元刻作

知禮義故曰。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先王有道

敢行其意，言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



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  
 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見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雖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文昭曰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位則與天下  
 富貴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汪中說也見丙申校本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  
 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也此也樂上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  
 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引齊書  
 覽人奉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有誤者天下不知之則依然獨立天地  
 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僂俛大貌也公說反或曰僂與塊同獨居之貌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  
 財大重也齊供謂齊整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言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  
 信之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牽引也○揆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請安  
 謂之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牽引也○揆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請安  
 廣自解說言以辭苟免不恤是非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  
 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  
 此亦汪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法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  
 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勢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末自地弱黍以下  
 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劇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  
 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言清亂裏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然而不  
 得排弊則不能自正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  
 闔此皆古之良劍也○意闕錄有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  
 名也闕未詳或曰闕齊宣王曰辟闔巨闕天以下之名劍也或曰辟闔即湛虛也闔虛聲相近虛黑色也  
 未詳新序闔丘叩謂齊宣王曰辟闔巨闕天以下之名劍也或曰辟闔即湛虛也闔虛聲相近虛黑色也

盧言滿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騅，騅騷，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如博，穆列子，八駿名，騅讀為騅，謂奇駿也。列子盜驪也。○王念孫曰：騅，騷之為騅，猶羆期之為羆，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騅同。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本，作必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前必有則與下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北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齊也。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偷。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

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先謙案軍書治要論作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乘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俞樾曰揚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之誤矣。先謙案軍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王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竊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軍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短長。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謝本從鹽校。世上有治字。盧文弨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其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字。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行者宋錢佃。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證為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非王念孫曰。怒猶皆過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風。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滯。○先謙案分然。又說見儒效篇。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

如神。○俞樾曰：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傳曰：我心易也。釋文曰：易轉詩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感行如流一律。傳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秦晉所謂

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為貶，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

同被其刑也。○盧文弨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與。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之子，昆弟之弟。又注：周禮：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昆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

如桀紂，列從不尊。此以世舉賢也。○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即先祖當賢，作當者，借字耳。正

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嘗試即嘗試。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

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

也。慙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

義制事，則知所利矣。○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

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陳奐曰：案養取

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

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

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邪，邪

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為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

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



子王制篇無有滯留韓詩外傳作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長幼有無有流滯楊以流為邪移失之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禮而故仁者仁此者也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楊注恐非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節者死生此者也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是敦慎當作敦慕敦慕為勉此文疑本忠者敦慎此者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慎勉也文慎亦作慕是敦慕並為勉此文疑本忠者敦慎此者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慎勉也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於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字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

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蓋第八今



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之愚  
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言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荷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焉  
之過當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尊主安國尚賢義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尚書古語  
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施爲施惠非尊主安國尚賢義釋言曰儀賢也尚儀賢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  
飾非曰儀賢也尚儀賢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  
合於上則必禍也荷曷謂罷國多私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章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  
黨與施運繞也王念孫曰還讀爲贊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榮惑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  
明君臣道則爲賢上能尊主愛下民荷臣道二篇註云下民當作下愛民則能愛民是其證不主誠聽之天  
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蹶蹶災也蹶覆也愚以重愚開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  
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弨曰墜下宋本有樹字元刻無以韻讀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  
之元刻是也今從之○慮文弨曰墜下宋本有樹字元刻無以韻讀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  
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俞樾曰楊注未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  
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  
廟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  
文祖始廟也今人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久矣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劊箕子累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  
呂尚招麾般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

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

孔子拘道拒斥長匡陳不使通展禽三絀春申道縵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諱曰惠

黃歇封為春申君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術治道基業盛傾覆

委地也○盧文弼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

說輸借以義甚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縶俱亡基亦輸矣輸者隨也言已布陳設施畢隨壞也王念孫曰楊

成也何言乎隨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隨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

箋曰輸隨也○說本汪氏見丙申校本先讀案注三絀下宋台州本有謂字鄭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

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傾側此之疑險傾側○王念孫曰疑恐也畏也一既

食肉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甯集驚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

言此險傾側之護人甚可畏也卓陶禮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

釋言疑疑也郭注曰疑止也疑者亦止議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

蓋款之假借說文七部款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諺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護人罔極險傾

險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護人險則與上意不貫矣基必施辨賢罷罷罷讀曰

文孫曰施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武之道同伏戲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

與義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如○郝懿行曰為古讀文武之道同伏戲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

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必拘於古法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季真之莫者也又曰季子聞而

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



無德化唯刑戮是誥言書墨也○郝懿行曰方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平也○水而有執直而用與刑古字通誥者治也書云度作刑以誥四方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平也○水而有執直而用

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暴人駕象仁人糟糠字而衍上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

平治之志後教富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謂反

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謂反

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治之道美不老為治當日新為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伎以好

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親以下以仁事成相謁辭不厥竭也論成相之事雖終君子道之順

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蹶君子能行此言則應以達也楊說失之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

殃擊之為害也○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下文亦疑

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

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上七字句十一字句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下文亦疑

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恩閣以重閣成爲榮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

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

爲屬王流下疑兩處則上六下五雖鑿例正可知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首五句

後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

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堯舜尚賢身辭讓  
 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  
 入深山不堯讓賢以為民。所以為萬民求明君。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所以為萬民求明君。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不德舜不辭。皆歸。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  
 而面立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  
 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  
 有深意也。揚反。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子。謂種縣與禹又不私其子。子讀為與  
 以過求而失之。尚得推賢不失序。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子。○郝懿行曰子者相推予也。予與古  
 今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論衡祭意篇堯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與得后稷五  
 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與得后稷五  
 穀殖變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與得后稷五  
 也。鴻即洪水也。書。辟除民害逐其丁。今尚書舜流共工于  
 曰禹降其德伊洛濇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云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蓋未了  
 有澇淫其道伊洛濇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云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蓋未了  
 土之官禹抑洪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清即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清故假落音之注皆未了  
 禹傅土平天下。傳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躬親為民行勞苦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橫  
 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而不順理者革之也。○虛文昭曰困學紀聞曰呂氏  
 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  
 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王念孫曰虛說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

或在爲上或在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植微皆謂契也史居于砥石遷于商  
爲下俱未可知契玄王生昭明記曰契爲玄鳥降而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史記曰契卒  
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關伯居商丘相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子昭明立昭  
明卒子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卒子報丙卒子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立主壬  
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隨舉牟光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讓與古舉與字  
乙立是十四世也  
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隨與史記呂后紀著天舉直道古賢聖基必張聖基業必張  
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下隨與牟光作舉者豎字耳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  
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  
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先謙案王說是患難哉阪爲先聖阪  
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爲長  
宋台州本謝本並作由斷局本作用蓋慮改但依注作用爲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患難哉阪爲先聖阪  
韻反爲先聖字未詳楊注○盧文弨曰愚難哉阪爲先聖三字句一七字句又一字句與辭治災哉時  
爲一章也郝懿行曰虛斷聖知二字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聖三字句一七字句又一字句與辭治災哉時  
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爲先聖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  
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作先聖連讀耳耳字本作出說文先字從几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  
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先聖連讀耳耳字本作出說文先字從几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  
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盧文弨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悟之時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  
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上達也漢張運碑中書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若以中勇並眼中爲忠國

謂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終極無已時也

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蓋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終極無已時也

正直惡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辭讓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

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不知戒後必有恨恨又所謂過也

字虛說文矣而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不知戒後必有恨恨又所謂過也

曰虛說文矣而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不知戒後必有恨恨又所謂過也

復趙策復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覆

法篇曰復後遂遂過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之態同

也曰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惡以取其國家以惡為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

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人之態不如備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

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誤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

任用讒夫不能制執公長父之難夷執公與厲王之孽臣未詳其姓名墨子

或為郭○盧文弼曰案古郭城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

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孺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考墨子所染篇作

未難厲王者是此以兩三字云秦徵衛實難恒景實難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

道美不老者子由之俊以弟三下屬下為七字句上四字句實難一七字句為

弟七句五字句豈能以弟三下屬下為七字句上四字句實難一七字句為

數轉致不通也先謙案俞說是厲王流于蕤公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

周幽厲所以敗不

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忠言不從  
而過禍也○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對字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衷言欲割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  
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衷言欲割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  
耳史記正義傳披腹心示情本即欲衷對者割衷言對誤在衷字下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俞樾曰王氏古字同  
衷對欲衷與此隱說也對字實不誤但在衷字對讀為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曰對遂也蓋  
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  
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楊氏即據以爲說曰誠意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  
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楊氏即據以爲說曰誠意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  
是恐爲子胥身雖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名獨鹿與獨鐵力朱亦或作屬鐵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  
虞於是禁置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來它說附益之筆章昭云當爲置此衍置字而又詛筆作墨宋  
作屬劍則誦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來它說附益之筆章昭云當爲置此衍置字而又詛筆作墨宋  
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郝懿行曰黃縣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囊盛尸所謂  
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至麗音義相近而與獨鐵義遠若則不當音到而獨鹿復不詞王念孫曰案揚云水  
爲聖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放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音到而獨鹿復不詞王念孫曰案揚云水  
而盛以聖麗而與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對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音到而獨鹿復不詞王念孫曰案揚云水  
而亂也爲暴者可以治也○某氏傳能以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天下之爲善者  
誰可而爲之晉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三字可以互用同  
人舉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君子居則觀象象而動言則直辭以觀象象而動言則直辭以觀象  
世篤以此而作昭元年左傳慶父見于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觀往事以自戒治亂  
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上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顧千里曰案  
請成相言治方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諫

三也。言有節。四也。上。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動於。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事與。通利至莫敢恣。五也。不得擅相役使。三日力也。守其職。足衣食。衣食足矣。則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利往印上。莫。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三日力也。守其職。足衣食。衣食足矣。則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利往印上。莫。一也。禮記曰。用民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非。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非。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古鐘鼎文。唯書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為。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惟。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彳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以佳。相似而誤。君法明。論有常。論有常。所以明在。言。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為惡。○俞樾曰。禁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為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或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為。之。是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或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為。之。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為俄。故明法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或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為。之。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屬。更。有。它。文。也。○。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之。殆。不。足。據。也。○。歸。王。道。不。敢。離。貳。也。○。郝。懿。行。曰。宅。師。二。刑。稱。陳。守。其。銀。證。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字。義。謂。當。作。師。宅。則。與。儀。為。移。皆。韻。矣。○。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安。孫。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稱。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子。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下。不。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也。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言。下。不。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也。請。牧。祺。明。有。基。○。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盧。文。弨。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





義而又失公察善思論不亂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實也○盧文昭曰案其韻矣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入之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禮之功用甚大

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簡然

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

曰維其有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

是以似之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禮○盧文昭曰此目上事也如禮記

音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

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或少或厚或寡薄天帝或不齊均故有榮封湯武之異也今本應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

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榮紂以亂湯武以賢言禮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

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淑淑訓美則與潘潘不倫矣淑常讀為淑思慮昏亂也可

選長笛賦臨淑灑注曰臨淑追察兒海賦葩華淑淑淑淑未詳或曰美

海會不崇日曾不充滿一日而徧四海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

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  
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脩潔。泰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泰寧也。

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同此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而遠於雜汙也。○說皆失之。

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引之曰。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音滿。天地。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參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

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字覆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地此又云。大盈大字。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窮。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覆。天宇又曰。呂錢本作盈。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字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鉅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字。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忽兮其極之遠也。○據兮其相逐相反也。○據與同。據兮。分列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字明甚。忽兮其極之遠也。○據兮其相逐相反也。○據與同。據兮。分列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極至也。○王念孫曰。據兮。遠貌。楚辭。於甬上者。乃蘇也。蘇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蘇。蘇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聖。郭璞江賦所謂鸚鵡。蠖蝸是也。曰。蘇其義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

爲聲病矣水經雖水注云唯陽城內有高臺謂之嚴臺據述征記曰回道如嚴故謂之印印今天下之威  
 嚴臺是凡言嚴者皆取旋轉之義也○反也揚說皆失之印印今天下之威  
 塞也○印印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壅難也○俞樾曰楊注非是塞當讀爲擗方音擗取也雲行雨施  
 不實矣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覆被之皆無物或美或惡○往來悒懣通于大神○悒懣猶悒懣也通于大  
 也人困目亦昏暗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爲亟急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弟子不敏此之  
 故悒懣爲晦暝也  
 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  
 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意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邱曰君子  
 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一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  
 者無緣而忘意也忘與妄同莊子法儻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門  
 億度罔億度即妄意也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故曰不塞充盈大字而不窕入郗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爲深貌也言充盈則滿  
 側不容也○窕它甲反○王念孫曰楊訓窕爲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窕窕也窕窕也窕窕也窕窕也  
 窕者問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問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廣雅曰窕窕也窕窕也窕窕也  
 鐘小者不窕也○大窕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窕管子宙音篇曰其處大也  
 容心不窕也○大窕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窕管子宙音篇曰其處大也  
 窕其入小也不塞○子向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則志嫌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窕不窕則志  
 高注曰窕窕耳不塞○子向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則志嫌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窕不窕則志  
 也義並窕此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託訊或曰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行遠疾速無故依託  
 也○虛文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耳○或曰託訊或曰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行遠疾速無故依託  
 上○虛文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耳○或曰託訊或曰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行遠疾速無故依託  
 倒下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託誤耳○或曰託訊或曰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行遠疾速無故依託  
 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於往來悒懣而不可爲固塞者與○雖往來固蔽塞則不可暴至

殺傷而不億忘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靈震怒殺傷萬物皆不億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也廣雅曰億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子說疑篇上無意下文無所疑也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思信譏平津侯傳宏無所私意又寬以億為德度則分億與忌皆謂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思信譏平津侯傳宏無所私意又楊以億為德度則分億與忌皆謂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思信譏平津侯傳宏無所私意又功被天下而無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意又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書官人篇有施行而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書官人篇有施行而願忌諱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友雨因雲並而生故子曰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暑在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之知故於此具明也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暑在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之知故於此具明也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讀如其蟲倮之倮無毛羽之類也功被天下為萬世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引之曰如楊說則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引之曰如楊說則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曰兵莫憚于志鐵師為下慘斃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弃其耆老收其後世後世唐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秦占驗也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秦宋本皆作五帝無五秦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之去聲通五秦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並與六脂之去聲通此處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考五秦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辰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見其養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俞樾曰食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遊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俞樾曰食

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庫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前亂而後治亂而夏

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設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王念孫曰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

生而惡暑先長於夏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

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俞樾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御

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

覽資產部引作疾溼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溼不喜溼故妄改之言疾蠶以爲母蛾以爲父互言

溼又言惡雨辭殺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蠶以爲母蛾以爲父互言

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生賦也○郝懿行

理條者似智理者似禮蠶爲物條理尤深莫精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

於蠶莫密於鍼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蠶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爲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暨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織亦能如戰國下覆百姓上飾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時用則存不用則滅順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爲鐵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刺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刺末也謂織之緯也莊子曰有實

之意匹頭鉅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刺趙讀爲掉掉線長貌言織尾掉而繚也掉徒用反

也趙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繚也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結其尾線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爲極尾生而事起

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續也○盧文弨曰箴當爲鑽

管箴箴故母之俞樾曰箴當爲鑽禮記喪大記用韃金鑽正義曰鑽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



後成儀方其未成儀之時則儀亦一鏢而已矣故曰以鏢爲父作簪者限字耳若是首筭之簪則與儀曰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鏢所以琢儀之線孔者是也儀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儀所賴以成形者豈特既以綰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也箴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雜志誤矣夫既以綰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也箴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俸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妻成祭服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荀卿請陳侷異激切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

星殞墜且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地廢且暮晦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

之君子明如日月反作晦也昭或爲照也王念孫曰幽晦元刻作幽闇宋幽闇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

正無私反見從橫衡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

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

謂賢守之者見謂樂者泰游於世也天下不見謂脩買子脩其語凡見於人者見謂若王霸篇曰

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吏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

也後不習事耶風谷風箋曰澠水以有涓故見謂濁也今本謂譎文吏見謂爲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

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志愛公利重樓疏堂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愆單貳兵與

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愆單貳兵與

孫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備相儆也○成兵與愆革同義橫也貳

副安道德純備諷口將將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道德純備之人諷口方張不能行也王念孫曰楊後

將讀將將爲銷鑄是也而云道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將將毛傳曰將

仁人紺約敖暴擅彊紺約退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龍為蜺蜺說文云螭龍之聖反謂之蜺蜺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蟻比干見剝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

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聞乎天下之晦官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遠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

言人莫道千或皓天不復憂無疆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憂復與吳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訟云世亂不

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

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尚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辭言

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與愚以疑願聞反辭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

也其小歌曰虛文弼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曰今從之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

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紺約彙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仁人紺約暴人行

不致斥言楚未安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還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彊之危行言孫也仁人紺約暴人行

矣衍說也○虛文弼曰衍或不與塞服為韻忠臣危殆譏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盤人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璇亦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璇音瓊

亦皆誤為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訓書但載其賦乃不載其書今以楚筮之文具錄於此以備

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吳師道曰錄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

之後語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孫子天下賢人也若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辱國未嘗不榮也今伊孫子天下賢人也若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

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痾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痾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遺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語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於材無法術，以知意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齊崔杼之妻美莊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而奔，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公通之，崔杼帥其黨而攻莊公，近公所見，李兌用趙盾未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肩，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公所見，李兌用趙盾未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疾於上，痾矣。世未至，較纒射股，下可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筋死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痾雖離體，胞疾於上，痾矣。世未至，較纒射股，下可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佩兮，祿衣與絲，不知異兮。閨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聲為明，以變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其神，無自療也。外傳所載賦與荷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其神，無自療也。外傳所載賦與荷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懿行曰：瑤即瓊字。韓詩外傳四：作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聲為明，以變為聰，以是為非，以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閨，嫫子奢，莫之媒也。閨，嫫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陳楚詞：七諫謂閨，嫫為醜惡。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音無人為之，媒，嫫母力父是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方父未詳，喜悅也。外傳四：同。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郝之喜也。曰：力父俗本作刁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郝曰：以危為安，韓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外傳四：同。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郝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魏謂之大略也。魯

之別

大略。舉為標首。所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

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取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

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門天

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行曰屏。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

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

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行曰屏。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

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內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

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

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禮記內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

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寧在門屏。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

之。閭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箸求古錄。今探其說存之。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輿。

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天子山冕。諸

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衰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衰冕。取其山。則謂

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彜。皆畫於衣。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

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子。親

男。孤。緇。緇。大夫。玄。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

服也。韋弁。謂以韋為韠。而韋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

勞。禮也。御。謂以韋為韠。而韋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

所。舒。舒。謂者。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彤。謂彤畫為文飾。彤弓。朱。諸侯相見。卿為介。謂於

熟地會介則聘義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實以其教出舉行教謂戒令舉行謂軍臣盡行從  
言主君見聘則聘義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實以其教出舉行教謂戒令舉行謂軍臣盡行從  
士謂常所教習之士當為出言必禮容而後出也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使中音律也下漢云習容  
律習容而後士當為出言必禮容而後出也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舉使中音律也下漢云習容  
觀數音乃散也鄭注曰玉佩也其證也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多誤倍二十五年左傳諫出曰原將士  
齊內史呂春秋曰欲篇謬出謀士也故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多誤倍二十五年左傳諫出曰原將士  
居守之禮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曰守仁者守從此明諸侯出疆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  
玦反絕以環是其類也說文云環者大孔壁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環倍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  
召節周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  
絕皆所以見意也反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郝懿行曰士即事也人主仁  
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擊如魯哀公執擊於周豐也人主仁  
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  
仁為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盧文弨曰案聘禮記不  
先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盧文弨曰案聘禮記不  
德幣美則傷禮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  
時宜謂合宜此明得好經財重禮之義也○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不列下句不驩欣亦二  
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動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  
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當為敬文此敬文誤為敬交猶彼敬文誤  
為敬父楊文二書屢見故不說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

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舜曰：維子從欲而治。

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

出何書也？又解禮能成聖，謂舜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撥道經，皆不僻，言前遽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引此文從禮能成聖，亦猶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尚書為說，乃曰：引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舜曰：維子從欲而治。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



內庭戶之間盡一家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

人言之楊注誤  
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說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數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禮以順人

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曰皆禮也各本背禮者未之誤

之大凡事生飾驕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  
不可太賈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勞謂稱其

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  
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行之得其節禮之

序也則仁義得其節  
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

門皆謂禮也里所以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

安居門所以出入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

念孫曰虛當為虛字之誤也  
郝懿行曰虛讀為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為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

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虛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揚虛之說皆非也非

禮也當作非仁也  
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揚虛之說皆非也非

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  
應然後仁也明之行義推恩而不理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其理則不由之非

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  
以是明之行義推恩而不理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其理則不由之非

理而不敢不成義  
雖得其理而不敢行之則不成義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

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  
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

意二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  
似不見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

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仁義末謂禮

節謂以仁義為本。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貨財曰賻。輿焉曰贈。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賂。終成於禮節也。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簧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賂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穉猶遠也。這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賻。賻知死則穉。哈。○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賻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故吉行五十。葬喪百里。贈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甲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遠。禮者。政之輓也。如輓。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者。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焉。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之謂之接。接。說為捷速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履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樂禁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甲。言同一門出入也。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禹見耕者耨。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類祭魚。然後虞人入。浮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衛曰。拜下。衛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衛謂警折頭與腰如衛之平禮記。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衛。稽首。亦頭至手而。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謂手至地。故曰下衛。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謂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吉事尙尊喪事尙親。古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之。禮法雖與歎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此因上尙尊尙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琮所以私覲以巨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公弟叔胙衛侯之弟。麟怒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土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不可以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當爲禱字之誤也。故楊注云。禱宴也。今注文。禱寢亦誤作設。寢易之威。見夫婦。良爲少男兒。下兒上對廟而言。禱衣對祭服而言。于制燕衣不論祭服。寢不論廟是其證。易之威。見夫婦。良爲少男兒。下兒上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反敬。禮者人之所履也。矢所屬。必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

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此言疇之心步

中武象趨中韶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節微角左宮羽。趨以采

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采

也。先謙案：士。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逆女。故詩曰：士如歸妻。不

當為出。說見上。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逆女。故詩曰：士如歸妻。不

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淫欲也。月令曰：成婚。娶。十一月。此云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不

氏所傳。謂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內。與

秋注非。十日一御。君子說亦同。鞠有苦。葉所云。追失時。未待秋。正。氏仲春會。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

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郝氏曰：東門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為昏

聖人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

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毛義。與荀卿而陰氣。去。此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

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而陰氣。去。此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

文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劍。十。之。形。因。轉。寫。誤。歟。一。五。古。文。作。×。王。引。之。曰。此

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之。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本。荀。子

改。止。指。嫁。娶。而。言。內。殺。而。逆。女。冰。泮。而。殺。止。一。事。非。承。冰。泮。而。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面。儀。禮。士。相。見。而。言。內。殺。而。逆。女。冰。泮。而。殺。止。一。事。非。承。冰。泮。而。言。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六。尺。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筭。彼。在。車。上。故。與。此。不

同。也。○。王。引。之。曰。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六。尺。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筭。彼。在。車。上。故。與。此。不

文

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實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  
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  
復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文貌  
作文貌。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  
是其說。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

少為異。禮論篇於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易曰復自

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何羊傳曰秦伯使逢來聘遂者

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

蔽公者謂之味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奉妒味者謂之交誦。交誦於誦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俞樾曰

狡本作交。是狡與古通用。狡與誦同。義下文曰交誦之人。妒味之臣。國之巖孽也。巖與

臣是交誦與妒味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誦於誦詐之人失之矣。交誦之人。妒味之臣。國之巖孽也。巖與

擊妖孽言終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

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

情。衣食足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

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

飲之食之教之海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

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

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

為十教。失之。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

人紂所。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後不能用也。

所以迷也。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後不能用也。

夫致迷，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蹊。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蹊。涉，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蹊，乃誤文。洪據以為說。非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聞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

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為類。正義曰：類例也。

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慶賞刑罰通類而

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

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為來，謂從他

地，與新有昏，其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

孫公孫歸父之後，名驪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盧文弨曰：晏子功用

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齊，齊之為言庚也。庚然剛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晏子功用

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之恩惠也，不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

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

佐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是。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



心。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

也。謂見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累。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利夫秋豪，害靡國也。

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與氏羌之慶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諍為豈。○陳免曰：案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

摩滅。摩與靡靡古同聲。而今夫亡簾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

亦然。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楊說未安。首

飾曰：眸也。眸之與眸猶眸之與眸乎。眸當讀為瞞。說文目部：瞞，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眸聲相近。釋名釋首

與眸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隨舉。眸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義與利者人之所

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

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

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士不通貨財。得貨選古字通耳。置贊謂執贊而

不息。牛羊息繁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贖。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贊謂執贊而

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贊猶言委質也。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豕狗上稱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

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豕狗上稱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

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園。即楊注所本。俞樾曰：上云士不通貨財。玩楊注。亦是園

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園。即楊注所本。俞樾曰：上云士不通貨財。玩楊注。亦是園

遷如商賈也。此云家鄉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賦息之也。然則與上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  
 作家鄉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散字之誤施當為袖古同聲段借字也。袖即今籀字一切經音義  
 十四云籀地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袖木垣曰欄說文本部他落也家鄉不脩幣從士以上皆羞利  
 散袖謂籬落散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為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從士以上皆羞利  
 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  
 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屬為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鬱然故士至同說見釋  
 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注貧窶者有所窺其手窺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  
 要作有所窺其手也楊注失以意改之。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  
 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多積財而羞無有貧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  
 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使謂虛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關飾矣。好羞貧而事者侈則民關而不可通蓋  
 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關行若有嚴刑於旁則民雖處關之中  
 民關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上關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  
 上好義則民關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  
 篇上好禮則民關飾上好貨則下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民  
 死利即禮荀子而小變其文。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  
 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苦宮室  
 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  
 囊故總謂之苞苴與起也。鄭注禮記盛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  
 云苞苴妻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

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也。主道知人，固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

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

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過下。卜魯邑

有邑大夫。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無有

而求天府。子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讓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曰：此實非荀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守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賢矣。故知楊注

謂也。六貳當從虞說。為六貳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

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

窮也。故曰：天府天府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

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弨曰：貳當作蓺，聲之誤

也。即六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指也。言造

經也。六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指也。言造

次皆學而無留善，無留滯，無宿問。當時即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難。故

君子立志如窮，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謙案：君子

正對楊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獲。○盧勞倦而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君子漸

於飢寒而志不僻，倚於五兵而辭不懼。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

或曰：案廣韻，痛呼也。安孫曰：切宋本作銜字，書無考。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廣虞之下，細席之上。○盧文

為綱，案廣韻，痛呼也。安孫曰：切宋本作銜字，書無考。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廣虞之下，細席之上。○盧文

昔日之事，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俞樾曰：郝王之說，據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亦茵之譌。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雨小漢故潛，未

乃溢為潛，漢自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語譌誤，不可諉。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俞樾曰：漢字疑衍也。雨小故潛者，爾雅釋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是其義矣。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

問遠，先謙案而蓋者之誤。四句一例。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之半也。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

擊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四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古矣。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行不能副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

也。○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實，誠言者，貌言若誠。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古者不盟，結音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言為可聞，

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

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櫟栝，三月五月為櫛菜。

敵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實。隱括。燻燻。木之器也。言其諸隱括。或三月或五月也。燻燻。未  
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轆。入轂中者。蚤。謂為爪。謂轆入牙中者。  
木。謂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質。蚤不爪。則輪雖敵。不匡。鄭云。謂轆入轂中者。蚤。謂為爪。謂轆入牙中者。  
良匠。燻燻之。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木之直。木。君子之。燻燻。不可不謹也。慎之。故不可慢。蘭。莖。臺。本。漸於蜜  
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  
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備。酒。之。際。而。隨。買。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案。正。君。漸。於。香。酒。可。讓  
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議。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  
於。香。酒。賢。況。之。漸。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讓。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  
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盧。文。弼。曰。  
案。厥。同。槩。說。文。槩。門。梱。也。梱。門。槩。也。荀。子。以。厥。為。槩。晏。子。以。困。為。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交。郝  
說。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據。虛。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  
同。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  
轅。季。路。為。子。轅。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君  
天。下。列。士。子。轅。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君  
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  
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諫。書。言。字。或。作。音。若。魯。作。魯  
戰。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諫。書。言。字。或。作。音。若。魯。作。魯  
愛。公。孫。衛。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調。作。立。為。曲。為。之。賦。非。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

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

則文不足意矣揚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文已脫誦字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也亟專壹也亟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竊位舉者非必為仕而

仕者必如學如往○郝懿行曰如宵似也此言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

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慎媽也類善也言孝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之篇毛

弟然後治于家邦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綯也亟也乘屋升屋治其徹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墉泉如也噴如也爾如也此則知所

息矣城丘墉卒常為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墉與填同謂土填塞也爾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滿

也郝懿行曰舉猶高也言舉嶺山頂也爾如噴即噴字嶺俗作嶺因又作噴耳爾罪屬也圓而奔上此皆言丘

也爾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注並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舉如也宰如也舉即舉

宰矣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舉如也王贖曰舉高貌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行曰郝懿

行曰郝懿

須息一耳此別之者亦猶禮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愈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  
焉言人後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歎曰天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  
亦不可徒死也苟生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  
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廟  
於宗廟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屬  
是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唯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屬  
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汗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鄉人焉屬

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  
傳則法度存○俞樾曰下文云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  
肆意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士○郝懿行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  
事也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  
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指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始謂卿之後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  
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  
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為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為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  
禮經不○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  
輕易○郝懿行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異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君子也者  
傳謂國君十五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是古法也君子也者  
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

荀子集解 四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七十九

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

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

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

而好之其人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



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  
 下無也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虛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  
 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與資同兵五子是猶資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  
 人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所好非君子  
 權借賊兵也楊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是為不祥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  
 子則齋盜糧借賊兵也虛說亦未了之不自嫌其行者言濫過嫌足也謂行不足也○郝懿行曰嫌不足  
 也言人不知自歡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嫌與歡古字通荀書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  
 多以嫌為歡楊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嫌為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  
 過而行不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  
 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  
 衣之傲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  
 文昭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遠門之  
 女而國人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為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爭利  
 篇云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爭利  
 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盧文昭曰蚤者又字之段借又甲以  
 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  
 得利如又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楊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  
 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謝本從虛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友者所  
 以相有也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亡○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詩云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

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弨曰。俗本正文。亦作。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宜讀爲。姐。慢也。趙孟注。長短經。人便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惛。惛。好鬪。似勇而非。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小者不爲。是弃國捐身之道也。○盧文弨曰。捐。宋本作。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有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今從元刻。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楊說。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盧文弨曰。元刻作。謂之所由。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生。自織織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本同。元刻注。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子於其所不知。蓋。爲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我未之見也。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二。丘蓋。以其同。借爲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我未之見也。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二。說。旨。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盧文弨曰。事。智。者。元。刻。作。了。師。古。注。以。蓋。爲。發。語。之。辭。亦。非。

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弨曰。俗本正文。亦作。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宜讀爲。姐。慢也。趙孟注。長短經。人便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惛。惛。好鬪。似勇而非。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小者不爲。是弃國捐身之道也。○盧文弨曰。捐。宋本作。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有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皆是物。今從元刻。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楊說。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盧文弨曰。元刻作。謂之所由。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生。自織織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本同。元刻注。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子於其所不知。蓋。爲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我未之見也。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二。丘蓋。以其同。借爲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我未之見也。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二。說。旨。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盧文弨曰。事。智。者。元。刻。作。了。師。古。注。以。蓋。爲。發。語。之。辭。亦。非。

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音說 語曰流丸止於甌與流言止於知者甌與皆瓦器也揚子之問謂甌爲與甌與謂地之坳坎如甌與者也或曰甌與下之地史記曰甌與滿溝污此家言邪學之邪滿車裝駟云甌與傾側之地汚邪如甌與也邪與與聲相近蓋同也蠻方侯反汚烏瓜反

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泔與與皆烹其說虛文昭曰案非煮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燼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與宛也宛與與皆與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下豔麴見酒醱魚則用鹽置之瓶中以豔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與如豔非豔麴之豔(豔非見說文請字下豔麴見酒醱魚則用鹽置之瓶中以豔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與如豔非豔麴之豔(豔非見說文

水鄭注曰泔謂增其沃汁羹二十八午左傳去其肉而以泔饋正義曰泔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泔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泔泔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泔則淡而不可食少泔於食故曰泔之傷人也隸書泔字或作自與自字極相似故泔謂爲泔耳(漢西嶽山亭碑泔泔弗布甘字作日見漢隸字原)與亦非烹和之名盧訓與爲泔是也泔名曰膜與也藏物於與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與即此所謂與之矣然虛謂與宛豔同音則非也與宛豔則可證與爲宛豔則不同音故諸書中豔字有逆作宛者而宛豔二字無通作與者以宛豔釋與則可證與爲宛豔則不同音故諸

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無通作與者以宛豔釋與則可證與爲宛豔則不同音故諸曾子泣涕曰○先謙案曾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而未知其義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已才藝也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泔注未得其義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已才藝也也穉就也任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以所憎惡也掩也穉就也任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以所憎惡也掩也穉也穉就也任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以所憎惡也掩也

所任者移而從所  
能也於義較捷矣  
多言而類聖人也  
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詰然

雖辯小人也詰當為誦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向或曰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申習也

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容受也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

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虛文詔曰唯元刻作雖言味者子易牙言音者子師曠言治者子三王

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故自作可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

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之甚也更工衡反謝本從盧

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蠖也浮蠖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

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聖賢者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

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

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倫德在己詰誓不及

五帝詰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記曰約盟詛不及三王泄牲曰盟謂殺牲歃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

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體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欲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欲器傾欲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

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佑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欲器也。○虛文昭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

挹水而注之，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虛文昭曰：據注則撫乃撫字之誤。案語

三怨篇，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

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也。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

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

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也。強，剛傾也。反，是以湯誅尹諧，文

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

土狂，番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許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是以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非爵祿則刑罰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資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資罰勸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邯鄲風柏舟之篇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

是老也欺予考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媯令謹誅賊也媯令謹誅賊字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盧文弨曰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媯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

即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其喜怒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若不可尙賢以棊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

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單○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棊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之又不而後以威懼之此注單或爲彈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

○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

韓詩外傳及說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

苑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本詐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

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本詐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

行非邪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本詐既往然後誅其姦邪也○王念孫曰案邪民

下家語始誅其有邪民不從者然後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躬行不從誤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辭見

通王語不知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所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所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見本語同今本說苑注云百姓既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所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庫卑民不迷庫讀為吐輔也卑讀為俾也

不用也錯置也如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

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

正俗俱訓陵為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為重者負亦任也善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

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則曰負任齊語負仔攬荷是也陵遲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

虛說是也說文衰衰御也其字本作委則非謂丘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陵遲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

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亂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

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

如椽注義則伊稽首三字蓋為不嗣殆非也首當皆為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畢書治要作

此有說曰  
有善人壽以美之

禮首是首道古通用也。彼文禮道當為禮首。此文禮首當為禮道。皆古文假借字也。尚書與曰若稽古正也。詩言道之云。遼曷云能來孔子言。道有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

無為也。以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私。○王念孫

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三怒篇。竝同。其流也。卑下居向。必循其理。以義拘讓。為鈞曲也。○盧文

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中引三怒篇。竝同。其流也。卑下居向。必循其理。以義拘讓。為鈞曲也。○盧文

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居皆循其理。為鈞曲也。○盧文

昭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居皆循其理。為鈞曲也。○盧文

洗乎不濕。盡以道洗。讀為渙。孫曰。楊讀洗為王。渙渙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洗當從家語。作浩浩。無風盡之期。似道

也。○俗書流字作洗。與浩略相似。○王制曰。先有餘。案說文。洗水。灑也。使行也。供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

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有餘。案說文。洗水。灑也。使行也。供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

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初之谷。不懼以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供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

擊響。義不相屬。揚說非也。佚讀為呖。○音逸。呖。疾貌也。動樹聲。響。振起之疾。若響同。駢聲也。漢書楊雄傳。甘

泉賦。嘖嘖以提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音風之動。樹聲。響。振起之疾。若響同。駢聲也。漢書楊雄傳。甘

鍾也。蘇葦與響同。○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呖。疾貌也。動樹聲。響。振起之疾。若響同。駢聲也。漢書楊雄傳。甘

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反。文選李善注。曰。呖。疾貌也。動樹聲。響。振起之疾。若響同。駢聲也。漢書楊雄傳。甘

法度者。說不求。既以正。概不待。檢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既受水之虞也。音

均平也。說不求。既以正。概不待。檢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既受水之虞也。音

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遂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似善化者。繫

以出。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臆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臆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糲與糲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

由不識。○盧文弨曰：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

龍逢不見刑乎？○盧文弨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礪姑蘇，東門外乎？礪，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

○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礪曰棄市。師古注曰：礪，謂戮其尸也。當從此訓。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

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樂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

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

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齋桓公

懷於會稽也。

懷於會稽也。

懷於會稽也。

懷於會稽也。

小白霸心生於莒。奔莒蓋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也。佚與逸同，謂奔竄。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盧文弨曰：正文桑落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耶反語也。索音蕭，索耶言耶當皆謂困窮之貌。詩：孔子當隄，子路慍，故作慍義。差遠。意，後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設出而問於孔子曰。

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

當為彼蓋音盡，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絕韻，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字之

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絕韻，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字之

誤也。說文：繼，古文絕，正與繼說絕為韻。繼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繼與輟，說絕絕韻，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字之

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所韻之文，亦有此文。以繼與輟，說絕絕韻，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字之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似威之釋文。或本或作天，明威自元左傳引作褒，似滅之是威，即滅也。越語云：死生

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繼

絕並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

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亦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音舊曾說，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

是時孔子嘗隄說苑至公篇嘗作嘗。言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當嘗說，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

初，常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為嘗失之。見斷絕家語作官麗節文，致良工謂

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其文也。○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家語作官麗節文，致良工謂

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盧文弨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謂善發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假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未得。假借之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

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穎同。雖勞也。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盧文弨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弨曰。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

有讓爲又。

○盧文弨曰。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有讓爲又。

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虛文昭曰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耕植藝播種胼胝手足

勞也丁皮反皮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繆也

不賴汝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繆也言雖衣服我繆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

予疑是飲予之譌○虛文昭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歛食歛曾不爾即即疑聊之譌此云教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

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

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

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子

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

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禮禮也。○盧文弨曰：見說苑雜言篇，又

苑雜言篇作禮禮，裾與禮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即以其義別。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

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設桴，章昭曰：方，並也。編木為桴，說苑

投桴，今據非維下流水多邪，雜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苑今女

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執肯諫女矣。充盈，由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

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子路趨而出，改服而

入，蓋猶若也。○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

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張冷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冷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

文慎字也。春，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

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  
士者，脩子

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

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讓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

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

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類千里禮者衆

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

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謂失之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為反反當為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

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刑已至而呼

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

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弼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三益有益也說見儒教篇

其中壘窟亦以窟穴對壘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鷄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鱉以淵為淺而壘穴其中。壘穴即壘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風貉。然則以壘為壘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鳥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也。溫潤而澤仁也。栗

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校。栗上有糝字。王引之

二字而不釋糝字。則正文之無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近之栗理。

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

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廉而不剋行也。剋傷也。雖有廉棊而不傷

折而不撓勇也。雖折摧而不。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隱其

玉之病。大意適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情也。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

傳通以適為適。適亦瑕也。老子曰：善者無瑕適。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情也。○郝懿行曰：瑕者

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印之其聲清揚而遠

開其止較然辭也。扣與叩同。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風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離離不若玉之章章

離謂離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離離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

篇引之論  
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鄭  
長厚也。楊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驚色知而有能者，小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不  
聞於人。○郝懿行曰：臨，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不  
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三者在身，曷怨人？諸反。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  
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為號。莊子有南郭子  
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鑿枿之  
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鑿枿之  
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尚書大傳略說及說苑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顏千里曰：盧文弼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有君不能事，  
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有君不能事，  
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命，  
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有而不施，窮無與  
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  
 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  
 去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摺笏者，此賢乎？  
 章甫，殷冠也。紳，謂腰帶也。笏，謂手板也。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  
 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屨，紳而摺笏者，此賢乎？  
 帶也。摺，笏也。紳，謂腰帶也。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  
 為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纁，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一尋，則袂三尺三寸，袷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蒙，蔥蘢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纁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葷。此下文輔云：輅，車之大者。蒙，蔥蘢之屬也。樂，二喻。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之饗。禮喪服曰：斬者，何衣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正。同。斬，衰也。菅，屨也。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之饗。禮喪服曰：斬者，何衣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也。色，謂以己色親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志，不色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字為一句。廣雅釋詁：為，病也。為有病義。故

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已愛者病已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已動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楊注失其義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優低失據也○盧文昭曰止交天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動行立非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外傳作動行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返也○郝懿行曰如古通用○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敦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詩外傳俱作五鑿爲正也○虛文強曰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讓謂六情可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偏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備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靈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曰謂猶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不從之意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差忒也注亦非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膚之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言其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有德王肅曰不進貌也○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借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



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見不能識其所近，况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淡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

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

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郝懿行曰：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

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襲衣而熱，領惡之，訓為「曲」。即此句領矣。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中，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間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曰：非吾子無

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牖階，仰視椽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非與牖同。椽，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盧文弨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

管燕謂其左右曰：句並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爲」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齊策

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

也。衆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慮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

見淮南君味爽而櫛冠味聞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若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虛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譌蓋者苦也言故虛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興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容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謨云蹴然變色貌蹴讀為胡聲相近字途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其舖衣蔽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舖衣蔽裳祭服也白與黑為舖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舖衣蔽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裝刺黻而已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之取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無取詘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妾者○虛文詔曰案家語五儀解無取口口與口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口諍諍謂口教諱諱之聞反王肅云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啍無取口啍啍與諍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口諍諍謂口教諱諱之聞反王肅云



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令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習其馬或步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騁，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恐致天下未歸，故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執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之時也。○盧文弨曰：元刻作安徐，然而無怠止。忠誠盛於內，資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賁，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譽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曰：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如？巫臣曰：楚申公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聽之言也。

中外表裏俱道。

與仲應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歸音丘追切此讀謝鬼切即仲應也如魏字從鬼擊而音曰諸侯自爲  
爲潰韓非說林下鷲蟲有蠹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林謂魏亦古之應字即其例也○郝懿行曰韓詩外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  
者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今以  
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仲應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  
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  
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王念孫曰振故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  
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  
之過楊注於義未該人

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

我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遇事以

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

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

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諳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書大傳曰是

爲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可知其器局小也韓名曰言耳王念孫曰楊分窶小

之窶言世人皆尙詐爲故見悖怒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

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今朔射之樹曰是窶數池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

物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窶窶亦是短小之志詩傳以窶爲無禮謂貧者



不能備禮，非謂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彼爭無禮，驕人也。女又美之，乃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密，不廣接士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乃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聞之曰無越論不見士。周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已論等而不見也。知公淺近也。厚為之貌，故人皆以為越論則越論者，過士所應得之分耳。前榘曰：楊注周公聞之也。越論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行論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論字而誤衍也。既衍論字，則越論日之文甚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於下遂成今本之誤。虛校云：宋本曰：作日此文甚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為問也。○王念孫曰：聞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先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遠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曰：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上相易誤。今大傳本亦說遠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曰：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上相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君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而誤衍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人也。○盧文弨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慎篇無。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

2185 112

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  
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貌尤加  
謹敬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  
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  
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論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  
非以正文有論字也而正  
文論字之行即因此矣  
士至而後見物也  
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  
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  
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  
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如凍漿之色也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  
廢也  
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  
語曰繪丘之封人繪與鄒同鄒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繪縣屬東海也○鄒懿行曰繪即鄒  
傳七及淮南道應訓並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  
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僂語曰知必速成文）見

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  
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癯卑每益祿而施癯博位滋尊而禮癯恭○盧文昭曰癯是  
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士也深拍之而得  
甘泉焉拍掘也樹之而五穀蕃也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劉台拱曰

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為息  
息當為應應古德字繁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應  
字作應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因警篇作多其功  
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應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  
覽地部二正引作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多其功而不德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  
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  
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傳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之遂滅萊或曰正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與子軍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  
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傳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之遂滅萊或曰正  
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諫也○虛文昭曰御已諫本諺作諸御已今據說苑正諫篇  
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馬雙聲疑即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在前楊注云云是諫  
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即閔馬父孫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云是也  
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舉合村列王子  
比于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鑄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下行教化不成仁  
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  
親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虛文昭曰懷將聖宋  
本本作將懷聖諫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自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  
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虛文昭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  
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  
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

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荀卿弟子已下。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弨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不重。○盧文弨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弨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遣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盧文弨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箸書。○盧文弨曰。案宋本。虛作應。古可通用。今從史記。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珥。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為能

尊仲尼。蘭陵多美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